憶念徐永齡教授

黃維樑

文化經緯

我寫給永齡兄的信，原來長約千言，我寫完，掃描之，以「易妙」（email）傳給他的公子轉交。此信說「八月底我們將返回澳門」，事緣二〇一二年八月至二〇一四年六月，我在澳門大學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一家居住在澳門；二〇一三年暑假返回深圳福田小住，至八月底赴澳，澳大和兒子就讀的小學都快要開學了。

永齡兄嫂有遊港澳之意，我們數度在電話和電郵裡商量其行期，二〇一三年秋本是佳期，後延至二〇一四年春。春秋都有佳日，是旅遊好時光。伉儷來澳，舍下自有陳蕃之榻。博彩業獨旺的濠江，紙醉金迷成就其金碧輝煌，小鎮蛻變爲大城，發財乃立品，澳門大學將由小山坡「低」遷至大平野，且要成爲眞「大」學，博彩業獨旺則要發展爲文化產業多元，凡此種種，都有可遊可觀之處。二位去香港，我則已請得中文大學舊同事黃兄和文友徐兄加以接待導遊。

我等待來訪消息。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曾以「易妙」（email）傳信相詢，至三月，仍未有音信。三月下旬，余光中暨夫人來澳大擔任「駐校作家」，爲期一個月，我忙於教學和幫助接待。五至七月間，我數次致電永齡兄家裡和手機，或無人接聽，或關機，以爲已遷居，或伉儷二位改變計劃，出國逍遙遊去也。

到了八月中，接到徐太太程劍秋女士的電郵，才知道永齡兄已於七月四日因病辭世。我聞之黯然，傷痛不已；翻讀《永齡文集》，湖綠色的封面，暗淡化爲深灰綠，與永齡兄在世間重聚之事不可能發生了。永齡嫂喪夫之痛至巨，她的電郵這樣寫道：「七月四日凌晨一時我的永齡教授永別了人世。心碎，腸斷，我跌入了痛苦的深淵。往事歷歷在目，如今只落得我形單影隻，日日夜夜悲痛欲絕，對塵世已無眷戀，只盼望能早日追隨他到達彼岸世界，以續人間未了之情，永不分離。」她甚至說：「我開始使用電腦，郵箱位址爲（下略），以便親自收發友人的資訊。盼望有一天收到他從天國給我送來佳音。」她以「悲秋」爲電郵名稱，以誌其哀傷。鶼鰈深情，有如是者；我聯想到余光中的名詩《三生石》。抑下情緒，我勉力綴寫一聯語如下：

永貞世界有嘉範
齡夢天堂無盡期

「永」是「長」的意思，「貞」意爲「正」；世界之能長久，有其正能量在，而永齡兄爲學，在世間樹立了一個好範例。「齡夢」即壽命；永齡兄離開世間，在天堂卻享壽無窮盡，永齡嫂可「盼望有一天收到他從天國給我送來佳音」。

說永齡兄爲學「在世間樹立了一個好範例」，我指的是上面所說他「細讀、深讀、苦讀」然後作評論的態度。文學作品用詞造句謀篇的得失高下，其幽微情致、深刻義理，要靠細讀細析來衡量；《文心雕龍》說的「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評論家不細視細聽細味細嗅，無從感覺到；錢鍾書要求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非經細讀、深讀後無從論斷。

然而，我們人類的書太多了。呂叔湘有文集名爲《書太多了》，他引了近代Gilbert Norwood《Too Many Books》（《書太多了》）和J. C. Squire《On Destroying Books》（《論毀滅書》）的說法；而兩千多年前《聖經・傳道書》已有「讀書多，身體疲倦」、《莊子》已有「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嘆息。現代的各科各種各家各樣的千書萬書億書，如火山爆發，如海嘯浪湧，我們怎樣去選怎樣去讀而且去細讀呢？很多人，特別是文事紛繁的評論家，就只能「粗讀、淺讀、快讀」，然後率爾作評了。有多少長篇小說獎的評委，能把參賽的作品「細讀、深讀、苦讀」然後作評？一九九九年，即二十世紀末，香港一本周刊邀請多位名家評選「中文小說百年百強」；你猜其中一位名家是怎樣評定的呢？以下是他親口說的：「不難評！我對着二百五十部小說書名的名單，用筆勾、勾、勾、勾就行了，只用了一盞茶的功夫！」

永齡兄如何細讀、深讀後對我作品加以分析評論，以致使我把他引以爲知音，這裡爲了避免自我標榜之嫌，不作徵引，他對魯迅、胡適、張恨水等作家作品的精到議論，則有待他日述說；當下浮躁的人多，沉潛的人少，我在此必須向沉潛篤學、細讀文本的天上永齡兄致敬。

闊別十多年後，聯絡上了，有機會敘舊而終究不成，使我太息。在新舊世紀之交，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與不少朋友「失聯」了。這期間，永齡兄常在我心中。他的文雅篤厚，在沙田校園的愉快相處，還有，他送給我的頭像雕塑——永齡兄公子曉虹憑幾張照片而雕成的我的頭像，其形神俱像的表現，使我這個凡人把雕塑家曉虹驚爲天人。曉虹及其弟弟曉林，在永齡兄嫂（嫂子是學院裡的數學老師）悉心栽培下，各有成就：曉林爲翻譯家，曉虹的雕塑品陳列遍天下，也名滿天下。賢伉儷自然十分欣慰。說到頭像雕塑，可惜由於上述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它與我「本尊」久已分處二地，目前只保存有「憑幾張照片而雕成的我的頭像」的照片。

關於永齡兄，可憶念的還有不少，現在根據夫人程劍秋女士所述，補充生平資料如下：徐永齡，一九三七年七月生於南京，一九五五年考取安徽師範學院中文系，一九五九年畢業被分配在安徽教育學院任教。「文革」十年苦難後，改名爲合肥師範學院。教學研究著述四十年，桃李衆多，著編除上述外，還有《教學文稿選例》等書。

劍秋女士在一次次傳來的電郵中，再三表示失去一生良伴之痛，還悲傷於時代加諸的苦難：「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不幸生不逢時，美好的青春年華全被葬送在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的惡劣浪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波及全校師生……」

永齡吃過時代之苦，但堅持苦讀苦研，以其穎秀沉潛篤學，終於收穫學術的碩大甘果。《永齡文集》與香港文學有關的，除了論我的作品外，還有多篇鴻文評論東瑞和陳少華的散文。

（下）

移居海外的香港作家

許定銘

醉書亭

上世八十年代，香港三聯書店出過一套由潘耀明主編的「海外文叢」，收世界各地華人作家的作品數十種，包括聶華苓、陳若曦、施叔青、鄭愁予、於梨華、趙淑俠、錢歌川等名家的詩、散文、小說。這套書與別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名家以外，一些較少港人認識的作家如木令耆、非馬、誠然谷、葉子、洪素麗、伊犁、許達然等也有作品被收進。

我特別注意到的是葉維廉、劉紹銘（唯一回流了）、張錯、蓬草、綠騎士、柯振中和袁則難諸位，因爲他們都是早在移居海外之前已開始寫作的香港作家，只是在港時名氣不大，爲人忽略而已。葉維廉和劉紹銘是三十後，近八十的名學者。他們到台灣升學前已在本港開始寫作，有趣的是：這兩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底處女作，葉維廉的《賦格》（台北現代文學社，一九六三）和劉紹銘的《空門》（台北大學圖書供應社，一九五七），都不是香港出版的。除了這兩位，其餘的都是四十後，柯振中離港前已出過多本小說集，頗有名氣；年紀最輕的袁則難，雖然六十年代已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寫稿，但知道他的人不多，到台灣升學後才正式加入創作的行列，出過《煙花印象》、《凡夫俗子》、《不枉此生》、《飛鳴宿食圖》等書，只有如今大家見到的《不見不散》（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是香港版書。

「海外文叢」其中一位作家袁則難《不見不散》的封面　許定銘提供

倫敦「酋長球場」

悠　悠

域外漫筆

近日來到位於英格蘭倫敦霍洛威（Holloway）的「阿聯酋航空球場」（Emirates Stadium），又名「酋長球場」或「埃米爾球場」。甫進球場，滿腦子都是個「聯」字：阿「聯」酋、英格蘭超級「聯」賽（英超）、中東與歐洲「聯」營生意。

「聯」，「連」也。左邊從「耳」，耳和頰相連，滿帶「連」味；右邊從「糸」，糸也是「連連不絕」。「聯」與「連」，意味「結」和「合」。

「阿聯酋航空球場」內有巨幅繞場廣告，氣度不凡。上面印有Emirates Stadium斗大字樣、阿仙奴球會的大炮會徽居於其下，也氣勢壯盛。巨幅上還印有香港老中青阿仙奴球迷不會陌生的多位阿仙奴名將模樣：亨利（Henry）、阿當斯（Adams）、巴士甸（Bastin）、德拉克（Drake）、洛卡素（Rocastle）、占士（James）等，他們的手互搭肩背，背向觀衆，更顯身軀壯碩、精神高昂。

是的，這就是舉世知名的英格蘭足球會阿仙奴的主場。

阿聯酋航空（Emirates），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一家航空公司，一九八五年成立。中東沙漠產油國阿聯，由七個酋長部落聯合組成。該國單是外銷石油，財富便非比尋常，其航空公司不必說也非等閒之輩。

曾多次贏得「英超」和「足總杯」殊榮的阿仙奴，世界「粉絲」共約有二千七百萬名之多。阿仙奴是英格蘭最富有的球會之一，二〇一三年時據說價值八點八億英鎊。

世界之大，孤軍難戰。大財主財富再多，也必須與別人聯營，才能更有效地把大生意延續下去。

早在二〇〇四年，阿聯酋航空便贊助阿仙奴，爲期十五年，贊助合約總值達一億英鎊。同時包括八年的球衣廣告，由二〇〇六／〇七年賽季開始，「阿聯酋航空球場」由此成爲該球場的名字。根據新的贊助協議，阿仙奴主場將繼續名爲「阿聯酋航空球場」至二〇二八年。而價值一點五億歐元的球衣贊助，則至二〇一八／一九球季季尾。

倫敦「酋長球場」內的巨幅繞場廣告，極具氣勢　祝　之　攝

「阿聯酋航空球場」設備先進，六萬多個座位，除了阿仙奴的主場足球賽事外，還經常舉辦多項國際賽事和音樂會。球場位處的霍洛威，是倫敦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擁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各色人種，共處一區，總會有諸多聯繫、聯盟。大家和諧共處，誠屬美事。

英國足球賽事奇多。早於一八八〇年代足球發展初期，英國本土球隊已經常作友誼賽。香港球迷愛看的，是英格蘭兩個著名的足球賽事，一是「足總杯」，另一是「英超」。賽制不同，戰術有異。「足總杯」乃淘汰賽，毋須計分，一戰定江山，和波加時，射十二碼決勝負，參賽球隊必須傾盡資源，孤注一擲。「英超」由於是「聯賽」，二十隊球隊全部要逐一比賽過，每隊打十九場，還要分主客，十九場乘以二，即一個球季裡一隊球隊就要打三十八場之多，輸波無分，和波各得一分，贏波得三分，累積分數最多者就是冠軍。「英超」與「足總杯」雖各擅勝場，但「英超」賽事多，很考耐力，哪場波該收，哪場波該放，非要絞盡腦汁不可。爲此，在「英超」奪冠，榮譽要比贏得「足總杯」來得高。

從「聯賽」到「聯營」，如何就自身的某些薄弱處，配合生意搭檔的某些雄厚點，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揚長避短，都得一一算過度過。阿聯酋航空要打響招牌，阿仙奴想取得贊助，就是如此這般，各得其所。

中東與歐美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差異甚大，心懷不軌的歐美政客，乘機散播「政治傳染病」「病毒」，打着「民主」旗號，強攻武備鬆弛的中東國家。大兵到處，玉石俱焚，蒼生塗炭。花花世界中的許多「文明人」，總不屑體諒落後鄉間尚有不少的清白人家。生意經，大前提固然錙銖爲利，「講金多過講心」，但以金錢維繫交往，又遠比毫無聯繫，貌合神離，甚至大動干戈優勝得多。如意算盤打響，生意做成，即表示彼此都曾開誠相談，知曉利害，最終達成了適當諧協。這裡面蘊含着彼此的因緣。

多幾個「阿聯酋航空球場」，世界當會多添幾分和諧色彩。

我很想對父親說

宋志堅

人與事

夜夢父親，在一個半米多深十幾米寬的坑中做工，把磚頭一塊一塊地疊在邊上。那模樣與掛在我家的遺像相似，大概五六十歲的年紀，穿着中山裝。做工的人寥寥無幾，但我看到了章濤——同是紹興人而這輩子也都在福建工作的我的學長，他好像是這個工程的技術指導抑或監工。天下着雨，父親沒有戴任何雨具。悚然醒來，甚是悵惘。很少在夢中見到父母，這麼多年中幾乎有獨無偶。

我記下了這個日子，這是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農曆甲午年八月二十七日）凌晨，離父親的百歲誕辰農曆九月二十五日還有二十八天。

父親這輩子確實沒有過舒心的日子。他是做糕餅的，且是子承父業。他沒有更多的念想，只想憑自己的手藝與勞力養家餬口。祖父在世之時，父子倆同心協力，支撐一家人的生計。祖父去世之後，擔子全都壓在他的身上。那時候，我們兄弟姐妹都還沒有長大成人。在他應該含飴弄孫安享晚年之時，作爲他的長子，我帶給他的卻幾乎是致命的打擊。一九七八年的那個初冬之夜，他那撕心裂肺的聲音依然在我耳旁迴盪：「阿興啊，我從你還只有一草紙長的血毛頭盼起，盼啊，盼啊，盼到你盼到你帶着一身重病回來啊。」想起此情此景，我總是淚流滿面。

母親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曾經冒出過一個念頭：「人死後會變成鬼，或許倒是人類一種相當美好的願望。」那時我只想到，「人死了之後眞的能有鬼魂，此時此刻，母親或許就見到了與她分別已有二十七年的我的父親，或許也會與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在另一個世界團聚。人死後眞的能有鬼魂，我們做子孫的，也總有一天還能見到自己的父母與先人。」如今我想，假如亡靈有知，我還眞有許多話很想與父親細細敘說。

我很想對父親說，您離開這個世界之時，尚有許多未了心事。儘管憑着您的睿智，生前參照「樹大分叉」的規律，預先做了「人大分家」的安排。那時百廢待興，我們兄弟姐妹，也篳路藍縷，各自都經歷過一段漫長的艱辛。如今，我可以告慰於您，您的六個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都很爭氣，雖無高官、富豪，卻也都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家產，自己的人格尊嚴。在您的後人中，沒有一個游手好閒窮困潦倒，沒有一個違法亂紀傷天害理。在您的曾孫輩中，已有四個上了大學。我想，您會爲此種種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

我很想對父親說，曾在而立之年遭受重創而讓您臨終時口眼難閉的不孝之子，我也總算挺過來了，如今離「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歲已經不遠。我確實一直做着人生的「加法」，過一天就算賺一天，過一年就算賺一年，藉以祛除「過一天，少一天；過一年，少一年」的悲情。我不圖苟活，也不言放棄，盡量讓自己活得充實，活着對別人有益。回首今生今世，我可以告慰您，兒子能力有限，沒有驚天動地之偉績，沒有一擲萬貫的家財，但我盡力了，於公於私，我都無怨無悔。人生在世，總會有許多「對不起」，我但求最對不起的永遠只是我自己。

我很想對父親說，您的孫女含露在被公派德國攻讀博士前，恰逢您去世三十周年，簽證那天，她寫下了《重讀〈哭祭〉》。在您去世五年之後方才出生的她說：「有很多愛，是早早地就醞釀好了的。尤其是長輩對後輩的愛。」她在文章結尾處呼喊：「爺爺，如果您對我的愛還在——就像我還沒有出生時它就存在一樣，它一定不會隨着您的離開而走遠，請指引着我，讓我在黑暗中也好，在赤焰中也罷，都能夠保持那顆讓你們都驕傲和疼惜的心。」我多想讓您聽到您孫女的這番話，這種隔代親情能夠滋潤您的心田。

父親的百歲誕辰天天迫近，到時我會帶着您未曾見過如今也早已過「耳順」之年的兒媳到紹興老家去，與我的兄弟姐妹一起，在宋家店那三間祖傳的老屋中相聚。

沒有橫額，沒有講壇，沒有主持人，沒有麥克風，只是說說您的生平，說說您的心願，說說您的人格，說說您的節操，也算是召開了您的「座談會」，用我們平民百姓自己的方式祭奠您的在天之靈，雖不盛大隆重，卻也古樸溫馨。

我想起我在《哭祭》最後說的那句話：父親不是偉人，但他是我的父親。

糖油餅

延　靜

飲食男女

女兒轉眼已五十歲，從多倫多回來看望我們。她從小在北京長大，十幾年前隨着丈夫去了多倫多。這次回來，她除走走看看外，還想再品嘗一下兒時記憶中的北京小吃。一天她突然問我：「哪裡有賣糖油餅的？我想嘗嘗。」這下倒把我問住了，一時回答不出來。

我和老伴這些年已很少吃油餅，別說糖油餅。究其原因，主要是出於健康的考慮。在家炸油餅，實在太麻煩，也不一定炸得好。外出買，很方便，住家附近街上有幾個小攤，每天早上賣炸油餅，不貴而且炸得很好。但買着吃最大的擔心就是，油餅到底是用什麼油炸出來的，如果用了地溝油，可就糟了。當然，老人盡量不吃油炸食品，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突然想起，我們住家社區前面的街上，新開了一家「護國寺小吃」，也許會有糖油餅。護國寺小吃起源於元代北京護國寺廟會擺攤出售小吃的商販，幾百年不斷發展壯大，現時已成爲北京小吃的代表。「護國寺小吃」連鎖店在北京已發展到幾十家，我們家近處街上的小吃店，是不久前開張的，出售驢打滾、愛窩窩、糖耳朵、糖火燒等幾十種小吃，製作精美，特色突出，店裡總顧客盈門。

「有糖油餅嗎？」一天下午，我走進「護國寺小吃」問。服務員微笑回答：「有，但現在沒有，您明天早上來，早點出售。」我忙回家告訴女兒，她高興得很。

次日一清早，我去店裡買回三個糖油餅，是剛炸出鍋的，圓圓的油餅，中間呈深古銅色，炸得不老不嫩，恰到好處。女兒一個，我和老伴一人一個，多年沒吃糖油餅了，吃起來很香。「和我小時候的一個樣。」女兒禁不住稱讚。「和我們小時候的也一個樣。」老伴說，她更是高興。

寫作不是什麼好活兒

李丹崖

自由談

當二〇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開獎」的時候，我正在影院看《黃金時代》，看到作家蕭紅拖着沉重的病體在寫《呼蘭河傳》，身下馱載自己病體的是一張簡陋到不能再簡陋的小床。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蕭紅顯得太不合時宜，太另類，因此，雖然聲名大噪，生活卻千瘡百孔。

十九點，我打開手機新聞，看到獲獎結果：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

法國已成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數最多的國家，我想，這與這個國家的浪漫民風有關，心靈一輕鬆，什麼奇妙的事物都能接踵而至，從不可能的設想跳到我們身邊來。可是，即便是這樣，當有人問起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您喜歡這種寫作的職業……」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卻說：「我常後悔把它當作一個職業。也就是說，我不像有些人那樣，有自己的職業，從事寫作只是在……而我是不得不經常性地寫一些東西，因爲這也是我賴以維持生計的。這不是一種奢侈。假如我像紀德或普魯斯特那樣，另有職業或者有一筆私人財產……而這同樣也是一種謀生手段。因此，這是一個混合體，其中有不純潔的東西：謀生，同時又……我有時會後悔沒有足夠的時間花在我的某些書上……但是我思忖生活就是這樣的。總之，很難解釋清楚。這與物質的局限束縛有關係，所以，我不得不更快地寫東西。」

請原諒我引用這麼長一段話。因爲，不引用這麼長，就不足以清楚表達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意思：寫作這種職業，謀心還好，謀生不行。

也許許多人要說，我這麼說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那麼，蕭紅沒吃到「葡萄」嗎？即便是身處亂世，這是蕭紅不得善終的藉口，那麼，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呢？早已蜚聲國際文壇，中國作家莫言、王小波、王朔等提及他，都要豎起大拇指，眼下又獲諾獎，算是坐擁「葡萄園」了吧！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吃到葡萄亦說葡萄酸，足見，寫作的確不是什麼好活兒，但是，這個世界上有些文人，不寫作，能做什麼呢？還是搗鼓點文字，燃心取暖，不至於被人說成是「作」吧！

再次想起《黃金時代》裡，開往西安的火車就要啓程，月台上，是自己深愛的男人蕭軍，這個男人最終還是沒能留住她，蕭紅執意要走，「我只想找個安靜的環境寫作」，這句話，像一塊磁鐵，安靜的環境是一塊鐵，牽着蕭紅走。蕭紅何其固執，又何其清醒，她知道，那個時代，失去寫作，她什麼也做不了……一切的一切，我不希望歸結於無奈，還是源於內心的熱愛吧。